

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獸十一

猿 白猿 周群 猥國 歐陽紘 陳岩 魏元忠 韋虛已子 王長史

白猿

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。范蠡答曰：「臣聞越有處女，國人稱之。願王請問手戰之道也。」於是王乃請女。女將北見王，道逢老人，自稱袁公，問女曰：「聞子善為劍，得一觀之乎？」處女曰：「妾不敢有所隱也，唯公所試。」公即挽林杪之竹，似桔槁，末折墮地。女接取其末。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，處女應節入之三。女因舉杖擊之。袁公飛上樹，化為白猿。（出《吳越春秋》）

周群

周群妙閒讖說，游岷山彩石，見一白猿從絕峰下，對群而立。群抽所佩之刀，以投白猿。猿化為一老翁，手中有玉板，長八寸，以授群。群問曰：「公是何年生？」答曰：「今已衰邁，忘其生之年月。憶從軒轅之時，始學曆數。風後、容成，皆黃帝之史，就餘授曆術。至顛頊，更考定日月星辰之運，多差異。及春秋時，有子韋、子野、裨灶之徒，權略雖驗，未得其門。爾來世代，不復可紀，因以相襲。至大漢之時，有洛下閎，得其大旨。」群復其言，更精勤算術，乃考校年曆之運，驗於圖緯，知蜀應滅。及明年歸命，皆稱周群詳陰陽之類也。蜀人謂之後聖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猥國

蜀中西南高山之上，有物與猴相類，長七尺，能作人行，善走逐人，名曰猥國，一名馬化，或曰攬。伺道行婦女年少者，輒盜取將去，人不得知。若有行人經過其旁，皆以長繩相引，猶故不免。此物能別男女氣臭，故取女，男不知也。若取得人女，則為家室。其無子者，終身不得還。十年之後，形皆類之，意亦惑，不復思歸。若有子者，輒抱送還其家。產子皆如人形。有不養者，其母輒死。故懼怕之，無不敢養。及長，與人不異，皆以楊為姓。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，率皆是猥國馬化之子孫也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歐陽紘

梁大同末，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，至桂林，破李師古、陳徽。別將歐陽紘略地至長樂，悉平諸洞，深入險阻。紘妻纖白，甚美。其部人曰：「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？地有人，善竊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難免。宜謹護之。」紘甚疑懼，夜勒兵環其廬，匿婦密室中，謹閉甚固，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。爾夕，陰雨晦黑，至五更，寂然無聞。守者怠而假寐，忽若有物驚寤者，即已失妻矣。關扃如故，莫知所出。出門山險，咫尺迷悶，不可尋逐。迨明，絕無其跡。紘大憤痛，誓不徒還。因辭疾，駐其軍，日往四週，即深凌險以索之。既逾月，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，得其妻繡履一隻，雖雨浸濡，猶可辨識。紘尤悽悼，求之益堅，選壯士三十人，持兵負糧，岩棲野食。又旬餘，遠所舍約二百里，南望一山，蔥秀迴出。至其下，有深溪環之，乃編木以渡。絕岩翠竹之間，時見紅彩，聞笑語音。捫蘿引口，而陟其上，則嘉樹列植，間以名花，其下綠蕪，豐軟如毯。清迴岑寂，杳然殊境。有東向石門，婦人數十，被服鮮澤，嬉游歌笑，出入其中。見人皆漫視遲立，至則問曰：「何因來此？」紘具以對。相視歎曰：「賢妻至此月餘矣。今病在床，宜遣視之。」入其門，以木為扉。中寬辟若堂者三。四壁設床，悉施錦薦，其妻臥石榻上，重茵累席，珍食盈前。紘就視之，回眸一睇，即疾揮手令去。諸婦人曰：「我等與公之妻，比來久者十年。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殺人。雖百夫操兵，不能制也。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。但求美酒兩斛，食犬十頭，麻數十斤，當相與謀殺之。其來必以正午，後慎勿太早。以十日為期。」因促之去。紘亦遽退。遂求醇醪與麻犬，如期而往。婦人曰：「彼好酒，往往致醉。醉必驕力，俾吾等以彩練縛手足於床，一踴皆斷。嘗劊三幅，則力盡不解。今麻隱帛中束之，度不能矣。遍體皆如鐵，唯臍下數寸，常護蔽之，此必不能御兵刃。」指其旁一岩曰：「此其食廩，當隱於是，靜而伺之。酒置花下，犬散林中。待吾計成，招之即出。」如其言，屏氣以俟。日晡，有物如匹練，自他山下，透至若飛，徑入洞中。少選，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，白衣曳杖，擁諸婦人而出。見犬驚視，騰身執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致飽。婦人競以玉杯進酒，諧笑甚歡。既飲數鬥，則扶之而去。又聞嬉笑之音。良久，婦人出招之，乃持兵而入。見大白猿，縛四足於床頭，顧人蹙縮，求脫不得，目光如電。競兵之，如中鐵石。刺其臍下，即飲刀，血射如注。乃大歎咤曰：「此天殺我，豈爾之能。然爾婦已孕，勿殺其子，將逢聖帝，必大其宗。」言絕乃死。搜其藏，寶器豐積，珍羞盈品，羅列几案。凡人世所珍，靡不充備。名香數斛，寶劍一雙。婦人三十輩，皆絕其色。久者至十年，雲色衰必被提去，莫知所置。又捕彩唯止其身，更無黨類。旦盥洗，著帽，加白袷，被素羅衣，不知寒暑。遍身白毛，長數寸。所居常讀木簡，字若符篆，了不可識，已，則置若磴下。晴晝或舞雙劍，環身電飛，光圓若月。其飲食無常，喜啖果栗，尤嗜犬，咀而飲其血。日始逾午，即刻然而逝。半晝往返數千里，及晚必歸，此其常也。所須無不立得。夜就諸床翫戲，一夕皆周，未嘗寐。言語淹詳，華音會利。然其狀即猥類也。今歲木落之初，忽愴然曰：「吾為山神所訴，將得死罪。亦求護之於眾靈，庶幾可免。」前此月生魄，石磴生火，焚其簡書，悵然自失曰：「吾已千歲而無子，今有子，死期至矣。」因顧諸女，泛瀾者久，且曰：「此山峻絕，未嘗有人至，上高而望，絕不見樵者。下多虎狼怪獸。今能至者，非天假之何耶？」紘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皆歸，猶有知其家者。紘妻週歲生一子，厥狀尚焉。後紘為陳武帝所誅。素與江總善。愛其子聰悟絕人，常留養之，故免於難。及長，果文學善書，知名於時。（出《續江氏傳》）

陳岩

潁川陳岩字葉夢，舞陽人，僑居東吳。景龍末，舉孝廉，如京師，行至渭南，見一婦人貌甚姝，衣白衣，立於路隅，以袂蒙口而哭，若負冤抑之狀。生乃訊之，婦人哭而對曰：「妾楚人也，侯其氏，家於弋陽縣。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，由是隱跡山林，未嘗肯謁侯伯。妾雖一女子，亦有箕穎之志。方將棲蹤蓬瀛昆閩，以遂其好。適遇有沛國劉君者，尉弋陽，常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。先人慕劉君之高義，遂以妾歸劉氏，自為劉氏婦，且十年矣，未嘗有纖毫過失。前歲春，劉君調補真源尉，未一歲，以病免，盡室歸於渭上郊居。劉君無行，又娶一盧氏者，濮上人，性極悍戾，每以唇齒相及。妾不勝其憤，故遁而至此。且妾本慕神仙，常欲高蹈雲霞，安巖壑之隱，甘橡栗之味，亦足以終老。豈徒擾於塵世，適足為累？今者分不歸劉氏矣。」已而輦容怨咽，若不自解。岩性端慤，聞其言，甚信之。因問曰：「女郎何所歸乎？」婦人曰：「妾一窮人，安所歸？雖然，君之見問，其有壽明，果如是，又安敢逆君之命。」岩喜，即以後乘駕而偕焉。至京師，居永崇裡。其始甚謹，後乃不恭。往往詬怒，若發狂之狀。岩惡之，而上其情。帝聞之，命

人即闖扉，鍵其門，以岩衣囊置庭中，毀裂殆盡。至夕岩歸，婦人拒而不納。岩怒，即破戶而入，見己之衣資，悉已毀裂。岩因詬而責之，婦人忽發怒，毀岩之衣襟佩帶，殆無完縷。又爪其面，齧其肌，一身盡傷，血沾於地。已而嗥叫者移時。岩患之，不可制。於是裡中民俱來觀，簇其門。時有郝居士者在裡中，善視鬼，有符呵禁之術，聞婦人哭音，顧謂裡中民曰：「此婦人非人，乃山獸也，寓形以惑於世耳。」民且告於岩，岩即請焉。居士乃至岩所居，婦人見居士來，甚懼。居士出墨符一道，向空擲之，婦人大叫一聲，忽躍而去，立於瓦屋上，岩竊怪之。居士又出丹符擲之，婦人遂委身於地，化為猿而死。岩既悟其妖異，心頗怪悸。後一日，遂至渭南，訊其居人。果有劉君，廬已郊外，岩即謁而問焉。劉曰：「吾常尉於弋陽。弋陽多猿狖，遂求得其一。近茲且十年矣。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，以一黑犬見惠。其猿為犬所齧，因而遁去。」竟不窮其事。因錄以傳之。岩後以明經入仕，終於秦州上邽尉。客有游於太原者，偶於銅鍋店精舍，解鞍憩焉。於精舍佛書中，得劉君所傳之事，而文甚鄙。後亡其本，客為餘道之如是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魏元忠

唐魏元忠本名真宰，素強正，有乾識。其未達時，家貧，獨有一婢，廚中方爨，出汲水還，乃見老猿為其看火，婢驚白之。元忠徐曰：「猿愍我無人力，為我執爨，甚善乎？」又常呼蒼頭，未應，狗代呼之，又曰：「此孝順狗也，乃能代我勞。」又獨坐，有群鼠拱手立其前，又曰：「鼠饑，就我求食。」乃令食之。夜中，鸛鳴其屋端，家人將彈之，又止之曰：「鸛鳴晝不見物，故夜飛，此天地所育，不可使南走越，北走胡，將何所之？」其後遂絕無怪矣。元忠歷太官至侍中、中書令、僕射。則天崩，中宗在諒闇，詔元忠攝塚宰，百官總已以聽三日，年八十餘方薨。始元忠微時，常謁張景藏，景藏待之甚薄，就質通塞，亦不答也，乃大怒曰：「僕千里裹糧而來，非徒然也。必謂明公有以見教，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，殊不盡勤勤之意耶！然富貴正由蒼蒼，何預公事？」因拂衣長揖而去，景藏遽牽止之曰：「君相正在怒中，後當貴極人臣。」卒如其言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韋虛心子

戶部尚書韋虛心，其子常晝日獨坐閣中，忽聞簷際有聲，顧視乃牛頭人，真地獄圖中所見者，據其所下窺之。韋伏不敢動，須臾登階，直詣床前，面臨其上。如此再三，乃下去。韋子不勝其懼。復將出內，即以枕擲之，不中，乃開其門，趨前逐之。韋子叫呼，但繞一空井而走，追之轉急，遂投於井中。其物因據井而坐，韋仰觀之，乃變為一猿。良久，家人至，猿即不見。視井旁有足跡奔蹂之狀，怪之，窺井中，乃見韋在焉。懸縋出之，恍惚不能言，三日方能說，月餘乃卒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王長史

東都崇讓裡有李氏宅，裡傳云：「其宅非吉之地，固不可居。」李生既卒，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。由是鍵其門，且數年矣。開元中，有王長史者亡其名，長史常為清顯官，以使酒忤權貴，遂擯為長史於吳越間，後退居洛中，因質李氏宅以家焉。長史素勁，聞其宅有不祥之名，且曰：「我命在天不在宅。」即入而居，常獨處堂之西宇下。後一夕，聞其哀嘯之音，極清楚，若風籟焉。長史起而望之，見一人衣黑衣，立於幾上。長史嚴聲叱之，其人即便舉一足，擊長史肩。長史懼而退，其人亦去。長史因病瘡且甚，後旬餘方少愈。夜中，又聞哀嘯之音，家僮尋之，時見黑衣人在庭樹上。長史有弟善射，於是命弓射之，一發遂中，其人嗥叫，跳上西廡屋瓦而去。明日尋其跡，皆無所見。歲秋，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廄，因發重舍，內得一死猿，有矢貫脅。驗其矢，果長史弟之矢也，方悟黑衣者乃猿爾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